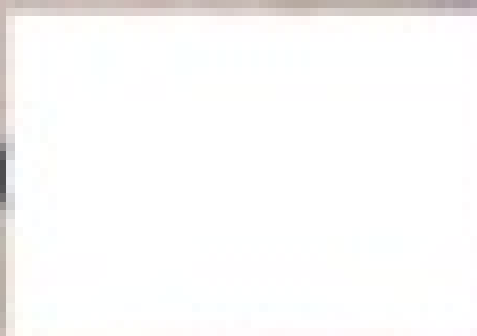


顧氏文房小說

五

國民文學小說



集異記卷第一

河東薛

用弱

撰

徐佐卿

王積薪

平等閣

裴珙

蕭穎士

韋宥

蔡少霞

徐佐卿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
鶴徊翔焉上親御孤矢一發而中其鶴則帶箭
徐墜將及地丈許歟然矯翰西南而逝萬衆極
目良久乃滅益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

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習精慤者莫得而居觀之東廊第一院尤爲幽絕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局清古一歲率三四而至焉觀之耆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棲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爲道流之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卽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及玄宗避狄幸蜀

暇日命駕行遊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遍幸道
室旣入此堂忽覩挂箭則命侍臣取而玩之蓋
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皆以實對卽是
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也佐卿蓋中
箭孤鶴耳究其題乃沙苑翻飛當日集於斯歟
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
有逢佐卿者矣

王積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碁者王積
薪從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人

舍多爲尊官有力者之所見占積薪棲棲而無
所入因沿溪深遠寓宿於山中孤姥之家但有
婦姑止給水火纔瞑婦姑皆闔戶而休積薪棲
于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宵無
以爲適與子圍碁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
竒之况堂內素無燈燭又婦姑各處東西室積
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
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
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
子皆良父思惟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密記其

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敗矣吾止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已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即出橐中局盡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即更求其說孤姥笑曰止此已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已失向之室閭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即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

至今碁圖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平等閣

隋開皇中釋子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像高七十尺焉鳩集金炭細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辦於是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煙焰息滅啓鑪之後其像無成澄空即深自咎責稽首懺悔復堅前約再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二十年事費復備則又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啓鑪其像又復無成澄空於是呼天求哀叩佛請罪

大加貶挫深自勤勵又二十年功力復集乃告
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期澄空
乃登鑪巔百尺懸絕揚聲謂觀者曰吾少發誓
願鑄寫大佛今年八十兩已不成此更違心則
吾無身以終志矣況今衆善虛費積年如或踵
前失吾亦無面目見衆善也吾今俟其啓鑪欲
於金液而捨命焉一以謝憊於諸佛二以表誠
於衆善儻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爲建重閣
耳聚觀萬衆號泣諫止而澄空殊不聽覽俄而
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於是揮手辭謝投身

如飛鳥而入焉及開鑪鐺像莊嚴端妙毫髮皆備自是并州之人咸思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大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由而致開元初李暹充天平軍節度使出游因仰大像歎曰如此相好而爲風日所侵痛哉即施錢七萬緡周歲之內而重閣成就只今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計僧死像成之日至暹正五十年矣以釋法推之則暹也得非澄空之後身歟

裴珙

裴孝廉珙者家在洛京仲夏自鄭西歸及端午

以覲親焉下駟蹇劣日勢已晚方至石橋於是
驅馬徒行情顧甚速續有乘馬而牽一馬者步
驟極駿顧珙有仁色珙因謂曰子非投夕入都
哉曰然珙曰珙有懇誠將丐餘力於君子子其
聽乎即以誠告之乘馬者曰但及都門而下則
不違也珙許約因顧謂已之二僮曰爾可緩驅
疲乘投宿于白馬寺西吾之表兄竇溫之墅來
辰徐歸因上馬揮鞭而驚俄頃至上東門遂歸
其馬珍重而別乘馬者馳去極速珙居水南日
已半規即促步而進及家暝矣入門方見其親

與珙之弟妹張燈會食珙乃前拜曾莫顧瞻因俯階高語曰珙自外至即又不聞珙即大呼弟妹之名字亦無應者笑言自若珙心神忿惑因又極叫皆亦不知但見其親顧謂卑小曰珙在何處卽今日不至耶遂涕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恠曰吾豈爲異物耶何其幽顯之隔如此哉因出至通衢徘徊久之有貴人導從甚盛遙見珙即以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橐鞬者出於道左曰地界啓事裴珙孝廉命未合終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案鷹迴借馬送歸以爲戲

耳今當領赴本身貴人微哂曰小兒無理將人命爲戲明日與尊父書令答之旣至而橐鞬者招珙復出上東門度門隙中至竇莊橐鞬者令其閉目自後推之省然而蘇其二僮皆曰向者行至石橋察即君疾作語言大異懼其將甚因投于此旣至則已絕矣珙驚嘆久之少頃無恙及歸乃以其實陳於家余於上都自見竇溫細話其事

蕭穎士

蘭陵蕭穎士楊府功曹秩滿南遊行侶共濟瓜

洲舟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顧曰此人甚有
肖於鄱陽忠烈王也穎士是鄱陽曾孫即自歎
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
詢訪俟及岸方將啓請而二子忽遽負檐而去
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嚮矚而已明年穎士
北歸止于盱眙邑長之署方與邑長下簾晝坐
自門遽白云某吏於某處擒獲發塚盜共五六
人登令召入皆反接其手束縛甚固旅之于庭
而穎士懸認江中二少年亦縲紲于內穎士驚
曰斯二人非仙則神因具述曩事邑長即令先

窮二子須臾歎伏佐驗明著皆云我之發丘墓
今有年矣穎士即以前說再令詢之皆曰我嘗
開鄱陽王冢大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
年方五十髭鬚斑白僵卧于石塌姿狀正與穎
士相類無少差異我舟中遇子又知蕭氏固是
鄱陽胤也因此啓言我豈有他術哉用弱嘗聞
人之紹續其或三五世則必一人有肖其祖先
之形狀者斯豈驗歟

韋宥

元和中故都尉韋宥出牧温州忽忽不怡江波

脩永舟船燠熱一日晚涼乃跨馬登岸依舟而行忽逢淺沙亂流蘆葦青翠因縱轡飲馬而蘆枝有拂鞭者宥因閑援熟視忽見新絲箏絃周纏蘆心宥即拔蘆伸絃其長倍尋則試縱之應手復結宥竒駭因寘于懷行次江館其家室皆已維舟入亭矣宥故駙馬也家有妓樂即付箏妓曰我於蘆心得之頗甚新繁然沙洲江徼是物何自而來吾甚異之試施於器以聽其音妓將安之更無少異唯短二三寸耳方饌妓即置之赴食隨置復紉及食罷就視則已蜿蜒舒展

選蠕搖動妓乃驚告衆來競觀而雙眸瞭然矣
宥駭曰得非龍乎遽命衣冠焚香致敬盛諸盂
水之內而投於江纔及中流風浪皆作蒸雲走
電咫尺昏晦俄有白龍長百丈挈攫昇天衆咸
觀之良久乃滅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早歲
明經得第選蘄州叅軍秩滿漂寓江淮者久之
再授兗州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
爲終焉之計居處深僻俯近龜蒙水石雲霞境